

限購背後的「被恐慌」



▲供港物資源源不絕登陸。

「今日（3月4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五萬二千餘人次，再度刷新單日紀錄。」這一波，市民真的被每日「高處未見高」的數字嚇到了。

上周五，百佳超市宣布將對部分產品實施限購，包括大米、罐頭食品、麵食、盒裝雞蛋、廁紙和藥品。隨即，屈臣氏等藥妝鋪也跟上前腳步實施了限購政策。但儘管如此，也無法減慢尚未開闢就已候在店鋪門口的群眾清空超商的行動力。社交媒體上隨處可見貨架空空如也的照片。而那些買不到食物和廁紙的人們，被恐慌了。

這一幕熟悉的場景其實在前年新冠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已經上演過一次，因為有謠傳稱內地工廠無法復工會影響供港物資。而再上一次，怕是沙士襲港的二〇〇三年四月。「搶購潮」發生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香港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疫情，沙士的爆發激發的社會性恐慌是建立在對未知病毒的陌生之上。現如今，新

冠肺炎疫情已經延續了超過兩年的時間，人們的防疫意識已經相較健全，且全中國都沒有出現過疫情下的物資緊缺，又怎會讓香港市民餓肚子呢？

內地早都加大了供港蔬菜、水果、肉類及生活物資的總量，目前廣東正在全力實施「公鐵水」（公路、鐵路、水運）綜合交通運輸援港保供方案。冰鮮家禽、活雞及雞蛋供應亦穩定充裕，更何況香港的食米儲備本身就夠全港市民一個月食用。所以起碼對於「搶購」這件事，不要被手機群組裏那些空貨架的圖片和某些媒體「唯恐天下不慌」的報道影響了冷靜。

而且眾所周知，廁紙不是藥，沒有防疫效果，更請大家理性購買。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打更

最近在看的書和歷史有關，其中偶然提到了更夫，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古代沒有普及的計時工具，所以深夜靠更夫來打更告訴大家時間，那誰來告訴更夫時間呢？他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出去打更呢？雖然古代打錯了也不一定有人知道，但能作為一個職業，總有其依據吧？

自己一個人想破頭，不如上網查一下，一查之下才發現，原來我不是第一個對這個問題好奇的人，網上已經有很多人提出過同樣的問題，也有很多人回答了，答案是燃香或者滴漏。到這一層我還是可以理解的，燃香或滴漏都是計時工具，一支香燃完和一盤水滴完的時間大致是固定的，這樣香的燃燒和水的流淌，就將不可見的時間流近凝聚成了肉眼可見的狀態變化。但想多一層，燃香和滴漏又都不是準確的報時工具，它們只能反映「從開始到結束，經過了多少時間」而不能表達「現在是幾點」。具體到更夫身上，就是他要幾

點開始點燃那支香，或者讓滴漏開始滴水，才能準確地在半夜時分報時呢？網上對我之前問題的回答也就只到燃香和滴漏為止，沒有繼續深入下去了。

我猜，會不會是再與白天的日晷配合？日晷更類似現代的鐘錶，是可以報時的。實在不行哪怕更夫在自己家門前插跟樹枝，中午影子完全消失的時候，就確定是正午時分，在此時開始點香或者滴漏，一直持續到夜間，晚上的報時就應該比較準確了。但如果那天是陰天，沒有陽光，或者下雨下雪怎麼辦？如果要從有陽光的前一天開始持續燃香的話，像江南水鄉那種持續十多天「不見天日」的梅雨季節，又怎麼辦呢？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見報

告別百歲音樂大亨



片是李氏最後幾年的容貌，頗有頤養天年的福氣（見附圖）。

儀式由另一位兒子李敬成主持，首先誦讀父親生平：一九二〇年生於嘉定，一九四五年與孫文英結婚後移居香港。父親操流利普通話、上海話、英、日語，就是講不好廣東話。他視煙、酒為毒藥，菜、魚是他至愛。

接着他提出父親教誨的四個方面。首先是千萬不要恨傷害你的人，反而要祝福他們。第二是要有塞翁失馬的量度，不要執著。第三是要保持中庸之道，不過喜、也不過悲。最後他回憶十歲時，在加連威老道買東

西，跟一位小商戶討價還價。父親替他付錢後跟他說，人家小本經營，是需要賺一點錢的。「父親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之後就哽咽。他接着回憶父親生前點滴，例如酷愛攝影、寫日誌，九十二高齡學開車，發



樂間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仿生鯨鯊

作為一個中年人，去動物園的次數與孩子的年齡成反比。女兒八歲之後，去北京動物園的呼聲與日俱減。有一次，我故意放個熱氣球：春天到了，好久沒去動物園了。女兒不屑地應到：我都多大了，還去看動物呀？

北京動物園始建清光緒年間，原名「京師萬牲園」。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日，萬牲園正式開業第二天，《大公報》專門刊登《萬牲園遊覽規則》，為其「打call」「種草」。一九〇七年到現在，一百多年時間，於動物進化而言，不過滄海一粟，對動物園來說，卻是不短的歷史。從「萬牲園」到「動物園」的名稱之變，就透露出科學觀念的變遷，以及與世界接軌之程度。

如今，動物園或正踏上了迎接另一

場新變化的道路。報載，上海海昌海洋公園近日來了位新寵。這是一條長約四點七米、重達三百五十公斤的「鯨鯊」。鯨鯊是世界上最大的鯊，也是最大的魚類，身體可達二十米長，以「鯨」冠之，足見其巨。

不過，海昌海洋公園這條鯨鯊之奇不在體型，而在於它是一條仿生魚。一次充電，它就能在水中呆上一天，標準地完成鯨鯊具備的各項動作。仿生鯨鯊不但毫不違和地與大魚缸裏的小夥伴一起自在遨遊，還能完成「潛伏」，搭載感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潛水沉默

俄烏戰爭仍未落定，對民眾影響直接反映在社交媒體，我的群組就很熱鬧。

當今，大家都有幾個群。建群以來，經多年摸索試錯，爭吵辯論，大家都暗自總結出門道：各群組主題不同。有的純為養生保健，有的只為工作聯絡，有的為討論家事，有的只為早晚道安……漸漸地，群組主題確立，各人發帖直奔主旨，這樣人人和眉善目，大家相安無事。

我的群組，最熱鬧的是某個大學群。該群有感在校園共渡了幾年青春而組建，不同系不同級也不同歲，如今更是多地域、多國家、「三觀」各異之眾。在名校待過，許多人內心深藏倨傲，年輕時「指點江山」的氣概貫徹到



人與歲月 凡 心

特別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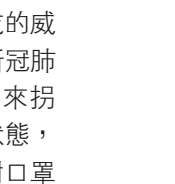
對於一部分如我一樣的家長，今天應該算是一個特別日子，因為我就讀小學六年級的兒子，今天開始一個特別假期：早來了的暑假。因應第五波疫情，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做出了「破格」的安排，學校可以由今天起提早放暑假直到四月下旬，希望屆時疫情穩定，學生便可以重新回校上課，直到八月中旬才休假，然後九月迎接新學年。

這可稱為早來的暑假，亦可視為延長的復活節假期，我兒的學校通告就稱之為「特別假期」。這當中其實牽涉到不少複雜的教育日程，例如小學生申請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原本在三月底會發放收生結果，現在要順延至五月初；俗稱「大抽獎」的「統一派位」，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統一標準

二月中旬後，美國奧密克戎的威力減弱，傳染、入院、致死的新冠肺炎病例顯著減少，疫情似乎迎來拐點。一些州趁勢宣布結束緊急狀態，在校可以不戴口罩。之前就反對口罩令的共和黨州長有此舉動不足為奇，稀奇的是以往嚴格防疫的民主黨州長也改弦更張。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出於政治考量，為討好被疫情折磨兩年之久的選民。

是否該在學校繼續實行口罩令？民間也眾說紛紜。有兒科醫生認為不戴口罩可以幫助孩子提高學習效率，彌補疫情期間遠程教育的缺陷。但也有傳染病專家反對，認為疫情遠未好轉到放鬆警惕的時候，不實行口罩令對非裔、自我免疫系統薄弱的弱勢群體損害尤其嚴重。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前者看到戴口罩影響孩子接受資訊、集中注意的能力，特別對幼兒識字、學發音不利。後者指出貧困的少數族裔群體能享有的教育硬體本就糟糕，教室通風不佳，如果不戴口罩，只怕傳染高發，生死攸關，這也是事實。

其實，對口罩的兩種看法代表了美國國內對疫情的兩大態度：學會和病毒共存，恢復「正常」生活，還是繼續清剿病毒，不給新冠可乘之機。前者反映防疫措施造成民間日增的不耐和不滿，後者表現對病痛、死亡的恐懼。我想，我們還是要因地制宜，根據翔實證據作出決定。問題是美國如今分析、判斷疫情缺乏統一標準。專家首鼠兩端，大眾無所適從。有專家說得好，告訴大家五個標準，最終結果是哪個都說不清、搞不定。最好的應對方法是確立一個統一標準、一個統一資訊的來源，較易據此採取切實有效的應對措施。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夜幕徐徐。憑窗遠眺，青馬大橋雖燈火依舊，卻車流稀疏，寂寥欲眠。

猶記得一個月前，當那橋上出現藍燈閃爍的救護車時，偶爾望見，還會心中一緊，猜測那車子會不會從橋上拐下來，到小區裏拉人。倘若來了，就要為不幸確診者感到悲傷，然後再根據隔日新聞裏公布的確診病例行程軌跡，嚴格地檢查一下自己是否有過交集，以求心安。

可如今，即便是看見那藍燈閃爍，也已經近乎麻木，甚至會反常地

測器，監測魚缸水質、攝影攝像等等。

但我多少有點為這條鯨鯊擔憂。因為它的小夥伴們可能會比人類遊客更早發現它的馬腳，畢竟動物之間的交流更加直接。轉念一想，技術還會改進，想來鯨鯊的易容術騙過這些小夥伴也非難事。

有人倡議，動物園、海洋館都應換成仿生動物，更符合動物保護之主義，也更能喚起環境保護之心。但若真是如此，動物園也得改名為仿生動物園了。但我們去動物園觀賞動物、在家裏養寵物，所希望的不僅是看這一團毛絨絨的物什，更是微妙的情感投射，就像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裏的男主角想要一隻真正的動物而非電子廣品。

得他一人在群中日以繼夜發帖，堅持着一個人的戰鬥，終於「霸屏」，上下滾動手機屏幕，全是他一個人的頭像。

那可是老人家啊，徹夜不眠。

俄烏之戰有個明顯特點：利用輿論戰佔領道德高地。雙方發布的消息龐雜繁多，難辨真假。已入外籍的當然是外國人了，所發帖子立場緊隨美歐，內地同學的帖子多針鋒相對。幸好都已吸取教訓互不交鋒，便就各說各話。但到底也還會有人把持不住，偶會怒指對方，形象氣急敗壞。俄烏輿論戰折射到群組，是眼下社會特點。

覺得憋屈退群吧？還偏不。大部分人沉默潛水，守在群裏看一些人的嘴臉，還真能給生活添點鹽呢。

抗疫，學校或有需要成為檢測場地，但畢竟他仍是個小孩子，我也不容易向他解釋「不如意時候就當是悠長假期」的哲理。這期間本來他是忙着應付中學面試，一下子要停下來了。小學是次只提供了少許假期功課（還是我到校領取的），故此兒子也不用依循以往暑假的規律：先完成假期功課然後才玩耍。總之，一切都要隨遇而安。

本來人類應該是最能適應環境變遷的生物，只是有些現代人會因循苟且，基於不同原因而懶得改變。誠然，誰不想安安樂樂？可是面對這無情的病毒，我們必須以非常的方法來應對。「特別假期」自有其特別意義，抗疫成功之後便會銘記在心。

片是李氏最後幾年的容貌，頗有頤養天年的福氣（見附圖）。

儀式由另一位兒子李敬成主持，首先誦讀父親生平：一九二〇年生於嘉定，一九四五年與孫文英結婚後移居香港。父親操流利普通話、上海話、英、日語，就是講不好廣東話。他視煙、酒為毒藥，菜、魚是他至愛。

接着他提出父親教誨的四個方面。首先是千萬不要恨傷害你的人，反而要祝福他們。第二是要有塞翁失馬的量度，不要執著。第三是要保持中庸之道，不過喜、也不過悲。最後他回憶十歲時，在加連威老道買東

生出一種「幸運」的心情：一來，確診者能夠得到救治，在醫療系統幾近崩潰的當下，能被接走，或許是不幸中的萬幸；二來，這也意味着身邊居家隔離的確診者少了一個，如我一樣尚未中招的人所面臨的風險就少了幾分。

再細想想，疫情來襲的這兩年，「反常」和反覆的又豈止是這點滴之間細微的心態？疫情似一道休止符，讓生活的樂章時不時地停頓一下，倒逼人們於無聲處，靜觀這個世界的改變、聆聽自己真實的心跳。對

何處是歸程

於一個城市的治理來說，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就是一次次的考驗，及時地查缺補漏、亡羊補牢，才能夠與時俱進、更好地發展。

於我而言，在疫情的這兩年裏，有了更多的時間靜觀自身，尋找人生的歸程。在大自然的考驗、大時代的變化之中，作為人類個體多麼渺小。淡定了浮躁，才能讓心境漸漸地清朗。人之一生，要面對各種突如其來的疫境、逆境甚至險境，內心裏要時常添一些岩石的堅韌、松樹的高潔，性情之中要時常增一些遠山的遠

闊與豁達，才能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與生活和解、與自己和解，縱是低谷，也要樂觀前行；在心力所及之處，置一座方亭，連接暫時困頓的當下和心中無限詩意的遠方，也便在人生的歸程中，收穫生命的樂趣。



負喧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